

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无措其巧者其唯太圓之與太方乎倏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鷓鴣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翔翔乎碧空之畔防風翫大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鈎望巨鷓之飛於是乎發以射馬一發而中鷓之唳怒聲越雷震儀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勢顛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漭之野澆然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究防風翫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陟巨鷓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脂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鷓毛之舶防風翫神其弓之力也每齋冰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恠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孤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玄真子外篇卷中



玄真子外篇卷下

唐玄真子張志和撰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黠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胎寫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羣鷺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無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真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有奈何受迷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慙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歎胥姑悚

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為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許吾之妾俾吾之懸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其原之野號曰至玄得非君子乎孰為君之名哉吾請辨吾靈神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寡乎瑩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脊之靈邪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無形而不動谷之無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道之妙無心可知矣吾且告若豈為之墟有智蟲焉蒼閭而亮見託吾之無憑若之有強目河姑之神假意江脊之靈妄首至玄之微偽之與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窠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沂江而為濤天文皎夜而為漢炎光閃雲而為電雨色映日而為虹陽氣轉空而為雷心智滅境而為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若

之靈無吾之玄然吾之無也不無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齊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論有懸故友願陪無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為智蟲之所誣死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迷者之鬼笑吾儂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于睽修玄好也中談而二侯競道之有無連關解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小大稽夫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目自爾夫以百尺之竿戴乎盤卧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同信目之有夷險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蒙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為有或以為無以道為有使觀者處妄臺而

見無以道為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所乃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銘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者節並而忘后弭關者真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迹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吳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真子危而酒之酒酣之間揖玄真子既而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話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然然儻然恢然匪素匪畫詭佐魑魍千巧萬

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開說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為華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為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觀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無造之化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玄真子謝之曰必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無謂吾之傳

荷水為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者也。爐火為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貫乎水成虹蜺之狀而不可直者。齋乎影也。以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連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

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遠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誠空矣。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無之有而不有。未有之無而不無。斯有無之至也。故今有之忽無。非昔無之未有。今無之忽有。非昔有之未無者。異乎時也。若夫無彼無有連既往之無有而不殊。無此有無合將來有無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焉。必然會有不然而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焉。必然會

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鈎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獨無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性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過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帳之蝕曲乎子之素。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肯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一也。無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無有寂之二也。有無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真一矣。夫真一者。無一無二。無寂無默。無是四者。又無其無。斯謂之真無矣。夫能游乎真無之域者。然後謂乎真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真無之域。謂乎真一之容者。乃見乎諸無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無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為之名者。曰太無之窳。夫太無之窳者。人無能謚焉。吾強為之謚者。子能聽

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無也今也吾聞其謚矣未見其無也斯之謂之太無之謚耶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為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為之絕談

玄真子外篇卷下

劉子卷之一

補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本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

心靜無勞汝形間靜不擾其性情者去塵遠穢故天清而白日昭河清而聖人出時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清即九累心清即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若能清潔其身則垢不滌穢焉能靜其心神身元損累故孔子以伯夷叔齊可言清矣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元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

人心內若生白而不濁則吉祥至矣瞻彼不闕者虛室生白人心若空虛則純白獨生司馬彪曰闕空也止也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

無二

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

韓娥善歌欲又齊唱歌行至雍門大雨雪糧盡欲唱歌乞食雍門人不識以杖擊之

韓娥乃悲哭雍門人聞其哭盡皆悲泣三日為之不食有智者謂娥曰子既善歌可止哭而歌韓娥即唱歌其歌清暢可動梁塵雍門人聞之三日忘其食也

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過感推移以此而言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塞正性況萬物之眾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

鵠是奸黠之鳥故人皆之於射比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箭也

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誘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則精神馳驚而不守志氣糜於趣捨則五藏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膺塵塞